



学着恋爱

杨西有◎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学着恋爱

杨西有◎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着恋爱 / 杨西有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9

(巴蜀作家文萃 / 胡容主编. 第1辑)

ISBN 978-7-227-04544-1

I. ①学…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315 号

学着恋爱

杨西有 著

责任编辑 陈 晶 白 雪

装帧设计 胡 佳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2 字数 28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4972 印数 1000 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544-1/I·1185

定 价 28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子	001
上卷	007
一	007
二	022
三	026
四	035
五	041
六	045
七	051
八	054
九	059
十	063
十一	066
十二	074
十三	085
十四	087
十五	095
中卷	108
十六	108
十七	113



十八	120
十九	128
二十	133
二十一	136
二十二	164
二十三	170
 下卷	 173
二十四	173
二十五	179
二十六	194
二十七	201
二十八	205
二十九	210
三十	214
三十一	226
三十二	230
三十三	248
三十四	251
三十五	260
三十六	262
 后记	 266

引子

第一次见到书中的主人公，真不容易。

省上两年一度的科技成果表彰大会结束后，媒体照例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

部主任安排我去采访一位大学教授——本次大会的一位一等奖获得者。他甩给我一叠采访对象的相关材料，交代说：“听说此人很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我们去参会的女记者就没有采访成功。她要生小孩，休产假了，这回就看你的了。”

老实说，接这个活我多少有点不情愿。明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为什么偏要扔给我呢？科技新闻本身专业性太强，一般人不爱看。作为省报的老记者，我刚从农业口调到科教口，省上开会时不派我去，我不熟悉情况，又怎能做好报道呢？但主任的理由又冠冕堂皇：“总不能不让那位女同行生孩子吧？再说，你不是老埋怨报社真正的资深记者没几个，那就试试你的能耐。”

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不能不接招，否则我白吃了二十多年新闻饭，以后还怎么在年轻人面前混。

我硬着头皮翻开了那些材料。原来这位中年学者最早就读于暨北大学外语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毕业生。起初分配在本市一家部属科研所工作，1984年考取了母校地质系研究生，1990年成为国内培养的第一批古脊椎动物学博士，现任暨北大学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90年代中期



曾先后到法、德等国进行了几年的合作研究。回国后，他选择了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与进化为主攻方向。他被众多的生命起源与进化的未解之谜所深深吸引，野外考察的足迹遍布西南、西北诸省区。在古生物这一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为国内外专家所公认的创新性成果。上世纪末，他率先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上发表论文，阐述了他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对西南某地区动物化石群进行的多次大规模考察和系统发掘，采集了三万件珍稀化石标本，发现了五亿三千万年前两种脊椎动物化石。据说他的这一考古研究成果将地球存在脊椎动物的记录至少提前了两千年，一时轰动国际社会。世界古生物考古界都关注着这个叫文子夫的中国人。目前，一个以跨国科学家为核心的早期生命研究中心正在对该地区化石进行深入考察。他本人已获得国家科技表彰奖和我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还获得由香港一位知名人士提供的“长江学者成就一等奖”的巨额奖励……

我烦躁地扔下这些专业味十足、枯燥艰涩的介绍材料。这种冷门的科研项目对外人来说，无疑如听天书。一般人根本不知此项研究的成果价值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报道谁喜欢看呢？静心一想，又暗自好奇，这位教授人到中年就取得如此成就，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是神童？是天才？还是接受了独特的教育？他本人和他所研究的领域一样，简直就充满了谜。想到这里，一下子激发了我要见识这位有点神秘甚至有点古怪的专家的欲望。

我当即就给暨北大学古生物研究所打电话。接电话的一听我想采访文教授，马上一口回绝：“这两天要采访的记者太多，文所长很忙，一概拒绝采访，真对不起。”随即挂了电话。

果不其然，出师不利。我猛然想起，暨北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我可以找我的老师牵线。我翻开了电话号码本，搜寻

到一位我很熟悉的目前在暨北大学且又很有身份的老师。老师在电话里一听笑了：“人出名也累呀！我试试吧，不过这人很倔强，说不见记者就不见，你可得做好失望的准备。”

几天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我心里有点凉，为不能接触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而遗憾。也许我失掉的不是一次采访机会，而是一篇在今年可能会得新闻一等奖的作品。我又催我的老师。他却说，我知道你们搞新闻的爱抓热点，抢时间，可这哪是急的事呀？人家还没答应呢。

又是半月过去，我彻底死心了，甚至淡忘了这件事。谁知，五一长假过后，刚上班的那天清早，老师主动来了电话：“好说歹说，文教授答应今天下午三点在他的办公室等你，记着，只有一小时采访时间。”

我喜从心来，立刻扔下手头事务，准备好笔和采访机。

下午两点钟，我已经跨入古城墙外西南角母校的大门。问门卫，却不知古生物研究所在哪儿，最后说地质系，门卫笑了：“你那是老皇历了，现在叫地质学院，在新三楼，你去问问吧。”他指了一个方位。

我走到那座九层高的大楼前，楼厅外挂的果真是地质学院的大牌。我进到一楼，问看门的老头，被告知古生物研究所在六楼，但现在是夏季作息时间，还未上班。我乘电梯上楼，楼道空无一人，只有我皮鞋走过的回声。我顺门上的小玻璃窗朝那挂着“实验一室”直到“实验五室”的一间间屋内望进去，里边无一例外陈放着探测仪、显微镜一类的仪器设备，挨墙壁都站满了玻璃高柜，柜子里摆列了平常很难见到的石头。这些石头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同，大小、形状、色彩各有异处。在外人看来，它们仿佛有些天外来客，也似是才出土的文物。令人不可思议又充满好奇的是，这个一般人感到陌生而乏味的领域，学外语出身的文子夫，怎么会如此入迷，并且一举成名？

忽听得从一间屋子飘出秦腔曲调的哼唧声。我循声走过



去，和一位提了毛巾出门的人差点撞个满怀。我连连抱歉，并说明来意，他哦了一声，说：“进去坐吧，我去卫生间擦把脸。”

他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

屋内很大，但陈设凌乱，靠最里角摆着一张单人床，紧挨的是一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柜里，横竖挤满了书。屋子中央有一个乒乓球案子大的工作台，堆满了显微仪器和奇形怪状的石头。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与我的想象相去甚远。屋外有人走来，我悄悄按下衣袋里微型采访机的录音键。

他约摸四五十岁，身上的夹克是地摊上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那种，穿在五月已很热的天气里太不合时宜。脚上竟是一双旅游鞋。他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了，自己也拂了拂另一把椅子上的土坐上去。我接过他递的水杯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几秒钟后，还是他先打破沉默：“说吧，又是问为什么能得奖的吧？记者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话题。会都开过好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新闻性？我看还是别采访的好。”他再一次站起身来。

这是下逐客令了。我岂是记者群里的庸碌之辈？我说我没有抓住那条好新闻的确惭愧，不过我们还可以再聊些别的。他无声笑了，摸了摸下巴，有点疑惑：“别的，别的有什么好聊的？”

“听口音你也是渭北人？”

“是呀，难道我们是老乡？”他一下兴趣高涨。

我说了家乡地名，果真我们是邻县，都归一个市辖管。我又说自己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只不过我是学中文的。他脸溢喜色，说他等于是横跨文理科折腾呢。问什么意思，他说说来话长，还是先不说吧。一说年龄，他才大我四岁，也早我上大学四年。

同龄人加老乡加校友，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话匣子

打开以后，两个人便滔滔不绝，海阔天空，兴趣爱好，工作生活，随意聊起。他其实很健谈，大部分时间是他说得多，我听得多。不知不觉，他所限定的一小时早过去了，而他谈兴未减，我也乐意奉陪。窗外华灯初上，他猛然一看表：“你看我，只顾说得高兴，到晚饭时候了，我请客，走！”就要拉我出门，我忙谦让，他说你今天不是记者，是老乡，我也没见你记一个字。要是记者，我还真赔不起这一下午工夫。

在校外一家收拾得还算干净的小饭馆，三杯酒下肚，我们俨然成了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深吸一下，长吐口气，面庞淹没在烟雾里，脸色一下也暗淡了下去，盯着屋外的霓虹灯，若有所思地说：“老实说，我不配你采访。”

一口饭菜卡在了嗓子眼。我梗直了脖子，迷惑地盯着他。他淡淡一笑：“我不愿见你们媒体是有原因的。一般的记者来总是要我谈所谓成功的秘诀，你要我怎么回答？有时人们想的和做的并不一样。你要是问那些套话，我同样说你会失望的。因为，我既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更不是有多高境界和远大理想的人，我的确太普通了。你绝对想不到，我之所以取得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所谓成绩，全然在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一些不便为外人言的因素。”

妙！果真苍天不负有心人。我所想得到的，不就是独特的材料吗？

我匆忙放下饭碗，沉住气说：“你谦虚。”

他鼻子哼了一下说：“你们记者为了总结所谓的成才经验，就把一切都渲染美化得无懈可击，其实这是天大的误区，科学需要的是绝对的诚实。在外人眼里，我是事业有成，光环四射，可这些真是皮毛，不值一提。”

他脸上绝无半点故作谦逊之态，使我越发迷惑不解。

他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你这篇报道，注定是发不成了。你要是有兴趣，我会说一点题外话，说一个局外人。”



真是奇人奇语，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此。我心中暗喜，只差对他顶礼膜拜了。

他目光迷离，好像进入到遥远的回忆中，喃喃道：“在此以前的二十年多年里，我还未对一个知情以外的人说过这些事，你千万别当新闻素材拿出去发表。”

我点了点头，他叹口气：“就是现在，我还常常梦见这个人。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与她有关，可以说是她改变了我。”

“他（她）是谁？”

“是呀，她是谁？我又是谁？我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多年来，将及天命的我，悟出了一些小小的道理：往往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一个刚强的人也许在某些方面正是最懦弱的人；一个人表面上风光无限，骨子里也许有龌龊不堪的一面；别人都以为他功成名就，可谁知他心里却深藏难与人言的痛苦。本来我想把这段经历带进坟墓，因为它是我初涉人生的一大耻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的罪过。可是你的诚恳和与别的记者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感动了我。谁让你我都是老乡，还是校友呢？所以我就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和文子夫又长谈了几次。每谈一次，我们就亲近一步，也感动一次，我们互相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只是，我违背了当初对他的许诺——我之所以要固执地将其公之于世，是因我自信每一位知道了内情的人，也会和我一样感动，至少会歉疚感叹。同时这样做也是我对没有完成报社交给采访任务的一种遗憾弥补吧。

下面，就是文子夫前后几次口述录音的全部内容，我只做了个别文字上的加工。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我仍以他的口吻道来。

上 卷

—

真的，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

我不知道，一般人步入中年，回忆过去的经历，会不会常常发出叹息，为当初年幼无知，做事荒唐而后悔？会不会觉得当初那些看得比天地还大的是非、荣辱、名利、得失，今天看起来都一钱不值，毫无意思？反正我会的。可是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时光永远不会倒流。

这件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可我觉得如在昨天。

我的老家在渭北山区一个小镇上。多年前，那里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乡亲们家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当父母的，一到孩子长大，总盼着能去外边闯荡。谁家的后代能离开这片荒凉的土地，就算有出息。

我的父亲在县城一家工厂工作，家里虽无强壮劳力，但靠着父亲不多的工资，我还是念完了那学工学农就是没学多少文化的高中。四人帮倒台的那一年，我回到生产队劳动，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回乡知青。

第二年初冬，广播里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离家五十里的治河工地上抬石头。

我自小和石头有缘分，我觉得石头有灵性。石头告诉我，



我要和它打一辈子交道。

娘从家里捎了话来，说已替我报了高考的名，我匆匆告别了石头往家赶。上中学时只知道劳动好就一切都好，每学期发的课本，基本上没有翻过。两个月后仓促上考场，结果可想而知。

头一年落败，我并不灰心。我下了狠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像我这种无权无势也无其他门路的农家子弟，要跳出农门，高考是华山一条路。于是，我走到哪儿便将中学课本带到哪儿，干活的空隙也生啃活吞。第二年，不，也就是半年之后，我第二次走进了高考考场，我被暨北大学英语系录取了，全大队，全公社，当年就考中了我一个大学生。这在小镇上算得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秋天里，我进了省城的大学校门。望着灯火辉煌、林木荫荫的校园，我既好奇又陌生，既胆怯又喜悦。不止一次，我梦里见到过这些高楼大厦，林木花园。可今天站在这里，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心里暗暗叫道：从今以后，我面前是新的生活，我一定要给山地的父老乡亲争气，学出点名堂来！

也许是当年有过抬石头的记忆吧，我就是喜欢学地质。阴错阳差，我考的是英语专业。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钻图书馆，晚上我总是最后一个回到宿舍。

这座城市曾是周秦汉唐建都之地。半年了，我没有进过一回公园，也没去看过一处名胜古迹，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學習上了，除了学好本专业课程，一有空我就插到地质系听课，而且跨年级旁听，到毕业时，我几乎修完了地质系本科的课程。我越来越对探究生命起源入迷了。那时，上大学国家全部买单，每月还发十七元伙食费，有人吃不完，每月还可挤出一两元饭票退换成现金当零用补贴，毕业后国家会包分配，一踏入社会，就会得到一份收入稳定而衣食无忧的

工作。

四年之后毕业，我刚二十五岁。因为品学兼优，我被分配在省城一家新成立不久的科研所工作。乍一听有点荒唐，一个文科大学生，怎么能去搞科研？我疑窦横生，去了一看，心里就更失望：三十来亩大的地盘，是单位的全部面积，在本市地图上根本找不到。院子尚在施工阶段，泥泞不堪，堆满了砖头，钢筋，水泥，围墙是一道铁丝网隔住了马路。那唯一的科研大楼坐北面南，就耸立在进大门二十米的正面。东边是一座三层办公楼，和大楼顶成直角形。科研大楼后面，竟有一座足球场大的花园，也有流水小桥和一个小山丘，也许修剪不周，山丘上荆棘灌木疯长，山顶上还有不知几时修的凉亭石凳，看来这山丘以前就存在了。此地被科研所征用后，就扩建成花园，花园最后边的北端，就是全所唯一一幢五层的家属宿舍楼了。别看这个研究所不大，因为属国家某部委所辖，级别还不小，属厅局级单位。

我去东边的办公楼三楼政治处报到。一位姓薛的女干事告诉我，所里引进了大量科研专业人才，急需外语翻译人员，所以分配我去情报资料室工作。我一下恍然大悟，心里立刻涌起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与其这样，还不如去一家旅行社当导游，挣钱也多，还很自由。见我迟疑，这位穿着蓝色短袖制服、留着齐耳短发的薛干事语调干脆地说：别看不起情报资料室，那也是处级单位，人员不多，年轻人，你好好干，将来大有前途的。走，我这就带你去见老主任。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小的情报资料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情报资料室主任姓龚，是个满头白发，年逾花甲的老头。薛干事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戴着老花镜在桌上看报纸，见我进来，就忙起身，连说欢迎。我细打量，龚主任皮肤保养得很好，脸上的皱纹纵横有致，只是双颊上有点不



太明显的老人斑，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形象，背头一丝不乱，一身短袖灰色中山装干净利落。他好像不会笑，老沉着脸，说话声若洪钟，楼道也会响起共鸣，透着股威严劲。后来我才知道他快到退休年龄了，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六十岁一刀切的政策，所以所里对他处级主任一职一直没有正式任命，只是代理主持工作。

龚代主任，不，为了叙述方便和老龚听着乐意，我们还是叫他龚主任吧。送走薛干事，他介绍了半天情况，也鼓励了我半天，无非是说初建单位，人少事多，但人会源源不断地进，前景会越来越好。后来他就指着桌上玻璃板下的一张合影照说：“看看，咱们全室人都在这儿，不，应该叫全处，要不人家误以为咱们情报资料室只有一个办公室。这位年龄大点的女老师姓柳，‘文化大革命’中受了点刺激，现在管着报刊资料阅览室。你来了我们就分成两个阅览室，你管外文，她管中文。这小伙是工农兵大学生，搞图书资料分类编目的，性子有点倔呀，年龄不大，势头老道，我们都叫他大刘，呵呵。”他的笑叫人听了像是装出来的。笑毕，他擦了擦眼镜重新戴上说道：“这个高个女孩叫肖亚琴，是咱们一位退休的副所长的女儿，待业临时工，打字员，嗯……这个姑娘叫常一蕙，负责书库流通借阅工作，别看她身子弱，干活却一个顶两个。”龚主任用指头点了点那位叫常一蕙的女孩，目光从老花镜框上方翻出来意味深长地看我。

他一停顿，我不得不近前仔细端详，只见那女孩瓜子脸，眉目清秀，穿一件红外套。照片大概是半年前的冬春季照的，人们穿得很厚，看来都很臃肿，只有她是那样的苗条甚至有点单薄。我忽地记起刚进主任办公室时，左侧流通台后有个穿红短袖衫的女孩胸前抱了书，原地转圈在默诵着什么，一见我前边走着薛干事，慌忙跑进一边屋子里去了。会不会就是她？我点了点头。主任满意地笑了：“她可值得别人学习

呢，以后你就知道了。还有几位临时工，慢慢你会认识的。”随后，龚主任就带我去情报资料室各部门看看，顺便也互相认识一下。

从科研大楼正门进去左拐，即大楼一层西边的几间屋子，全归情报资料室使用。楼道最顶头，是门对门两个资料库。每个库有一间教室那样大，图书资料倒也架满柜盈，多半是自然类科研用书，也有一些文史哲类的图书。楼道中央，横起一堵可移动的柜台，当作借阅流通台，平时就封死了去书库的路。紧挨流通台外北边的小间是龚主任的办公室，相邻的是分类编目室，肖亚琴，大刘，还有一个临时工女孩，都在编目室工作。流通台外南边，即龚主任办公室的正对面，是柳老师管理的中文报刊阅览室。紧挨着中文阅览室，靠大楼门厅的那间屋子，便是我要开张的外文报刊阅览室。这两个阅览室，每个也有一间教室那样大。

我接了外文阅览室的钥匙，把我的行李先搬进去，却给龚主任出了一道难题——我住在哪儿？

我已经打听清楚，所里因是新建单位，唯一的那座家属楼里的住户，带家属的人并不多。凡是新来的单身汉，五六个人就塞进一套单元房里去，等于住集体宿舍。我上大学头一年，也许是太用功的缘故，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夜晚常常失眠，冬春季偏头痛都要定期发作。那头痛起来真要命，疼得我脖子都直不起来，正上课能在教室里昏睡过去。每天一次，持续一个小时左右，过后人就如大病初愈，半天缓不过劲。大学四年的集体宿舍我早就住够了，我才不愿去和大伙挤那单元房。我把我的病情尽量说得严重些，说去住集体宿舍会彼此受影响的。

刚才还为分来了新属下而高兴的龚代主任，马上皱了眉头，喃喃嘟囔：“还有这事？还有这事？”马上跑去找总务处。不一会，就黑着脸回来，看样子是无效果。我巴不得他



说解决不了我的困难，把我退回政治处。那样我就不会呆在这整天伺候人、一辈子也没出息的资料室工作了。谁知他说：“所里要咱处自行解决。这样吧，就先在阅览室角落支张床，好在一个人东西也不多，先凑合一阵子，再想办法。”话说到这儿，我还能提什么。

于是，他叫那位高挑个的肖亚琴带我去总务处找一位秃了顶却还留着大背头的黄老师领床头床板。这姑娘一见我就问这问那，看得出对我这分到资料室唯一英语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充满了钦佩。我嘴里含糊答着，在她的热情帮助下，在外文阅览室最里边一角支好床，旁边摆好办公桌，四周用几只面朝外的大书柜一遮挡，只留一人能够进出的门。我的寝室就成了屋中屋，外人一来，看见的是成排的书柜、报刊架，是几张大型的阅览桌，根本看不见我住在哪儿。

龚代主任规定，上班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看闲书，哪怕没事干，也得每个人呆在自己岗位上，不得互相串门，更不能跑出大楼去干别的事。资料室的工作单调、呆板，好人到了这儿也会磨出病来。老弱病残干这一行，倒是修身养性的好职业。

我的工作就是将新到的原版外文报刊（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一一登记，并做卡片目录，然后分类上架。读者一查卡片，马上就能找到所需的某期资料。所以这项工作虽不复杂，却需要相当的知识修养和良好的外语能力，外文阅览室每天开放六小时，我得一步不离地坚守岗位，真是干的陪太子读书的活儿，有时一天一个读者也不来，但门还得照开。

我就像关在了一个笼子里，上班在这间屋子，下班也在这间屋子，心中的郁闷难与人言。这儿，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吗？我的一生就在这种囚徒般的环境中打发掉吗？不出几天，我想离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考吧，考上研究生一走了之。我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又制定了一份严密